

语言研究方法的革命:从描写到解释 ——以威廉·洪堡特的语言哲学观为基础

王秀梅

(邵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邵阳 422000)

提 要:随着西方哲学史上语言转向的发生,语言的地位大大提升。它已经被学术界普遍视为“人类存在的家园”、“人的存在方式”。语言工具论指导下的语言研究工作的局限性和新的语言观的出现,都要求新研究方法的出现。文章以威廉·洪堡特的语言哲学思想为基础,揭示语言产生、存在和发展的特点,进而提出,解释方法在语言研究中应该处于核心地位,从描写到解释是相应研究领域发生的方法论革命。

关键词:语言;研究方法;描写;解释;革命

中图分类号: B0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0100(2008)02 - 0032 - 4

Revolution of Language Study Methods: From Description to Interpretation

— On the Basis of Wilhelm von Humboldt's Language Philosophy

Wang Xiumei

(Shaoyang Medical College, Shaoyang 422000, China)

Since the linguistic turn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language has become more important, and it has been regarded as 'Home of Human Existence' and 'Way of Human Existence'. The shortcomings of language tool theory and the appearing of new language theories demand new ways of study. This paper, based on Wilhelm von Humboldt's Language Philosophy, reveals new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mergence,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and proposes that the interpretative method should occupy the core place in language study creating methodological revolution when the study method turns from description to interpretation.

Key words: language; study method; description; interpretation; revolution

“语言不仅是交际工具,而且是一个特殊在者;语言就是人,人就是语言。”(李洪儒 2007: 11)这一语言观的革命性变化,要求语言研究方法随之改变。文章以威廉·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以下简称洪堡特)的语言哲学中的部分思想为基础,揭示语言的本质特点,进而探索语言研究方法由描写向解释转化的学理根据。

须要郑重申明,文章所采用的洪堡特语言哲学思想,主要来源于靳希平、吴增宪两位先生的相应研究成果(靳希平 吴增宪 2004)。

1 洪堡特语言哲学的基本思想

1.1 语言的两重性

人的行为具有两重性。洪堡特认为,语言存在于人的行为的两重性之中。其两重性指:人的

行为是将现象界的物质材料(material)沉积到思想的形式之内,这是从现象世界到思想的过程;同时,人的行为又是从思想到现象界的行为。思想活动本身是一种精神活动,而思想离不开语言(洪堡特 1999: 65)。人通过思想活动产生对语言的需求和依赖。语言同这种双向活动密切相关。所以,人的语言和精神行为一样,一方面从外向内,另一方面从内向外(Albert Leitzmann 1907: 154)。

洪堡特指出,语言活动又是一种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它是一种纯粹的语言内部活动,但在这种内部活动中,任何东西都在流动,不可能静止不变(洪堡特 1999: 56 - 57);同时,它又是一种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渴望,一种由有限到无限的思慕。思想和语言是人的行为所具有的双重本质,两者

融合在一起,就决定思想具有外向性。而且人们通过语言发现,无形的、非肉身的精神与有形的、感性的材料相适应。一切感性的东西及其组成要素都可以在虚空中自然而然地、自由自在地运动起来,使人进入一个无限的世界,进入不受感性、有形性限制的世界。(Michael Boehlei 1973: 8)

在语言中生成的运动,就功能而言,它从材料走向形式,从形式回归材料。就存在方式而言,语言既是形式化了的材料,又是材料性的形式。语言一方面是人言说和理解的活动,它既是语言运作的过程,另一方面又是生产语言本身的过程。语言从来就不外在于人类,同时从一开始语言就是外在于个别人的现成存在。语言是既从属于你,又外在于你的材料。

1.2 语言是媒介现象

语言是一种广义的“媒介现象”(vermittlung)(Michael Boehlei 1973: 20)。它是一种媒介性存在。语言的媒介作用普遍存在:它首先是自然界与人之间的媒介;然后是具体个体、他人之间的媒介,用哈贝马斯的话说,就是语言具有“主体间性”(吕俊 2002: 89 - 90)。

对我们和我们的表象来说,现成给定的材料完全是支离破碎的东西,只有把它们整合起来才能把握其本质。语言的功能就是完成这整合任务。语言活动使个体之间的整合成为可能,而语言也出现于这个整合过程中。语言从来不曾将自己的本质置于个别个体之中,这种本质必须总是从他者那里被推测或感觉到。但无论是某个个体还是他者,抑或是双方,都无法对语言的本质作出说明,它是一种独特的不可捉摸的东西。语言在对个体进行整合的过程中,本身也进行混合,变形变音。与其他西方学者,比如索绪尔(索绪尔 1999)一样,洪堡特研究语言时首先关注日常口语的发声过程。这一过程具有从主体性到客体性,从有限个体性到无限普遍性等特点。(Albert Leitzmann 1904: 296)

1.3 语言双重样态

语言具有双重的样态。如果从客观性出发观察语言,语言具有遗传性,语言不断将自身的特征在变异中遗传给下一代。就本质而言,语言是在时间维度上不断向前发展的事物。如果从主观性出发观察语言,语言具有表现性、表达性。语言表现性样态体现为具体的言说。它是主体在思想中构拟对象或客体的活动。比如,“哲学就是这样一种活动。学习哲学首先要学会哲学的语言”(靳希平 吴增宪 2004: 51)。洪堡特认为,人不可

能离开语言获得纯粹的感性直观。感官活动一定会伴随着精神的内在行为,而这种精神的内在行为就是语言活动。二者相互联系,就像一张纸的两面,不可分离。

1.4 语言与表象的分离过程

在语言与表象的分离过程中,表象努力将自己从这种同步联系中分离出去,产生异化,使表象本身与主观能力对立,成为对象,同时又作为以新的感觉为基础的一种新的表象回归这个直观与精神活动的联系之中。正是语言完成了这一过程,精神驱动,喉唇相交,完成言说,通过耳朵回归精神。这就是从主体中分离出去,再回归言语;语言的进程是从精神走出去,然后回归精神的过程。

(Albert Leitzmann 1907: 151)

此外,洪堡特发现,言说(speaking, 言语行为)“远远不只是媒介或符号、命题表达式,语言还是主体性的活动、行为的客体化、客观化。因此,语言是一切个人的思想活动的必要条件,是一切人内心深处的思想活动的必要条件。你思考某事物时,也就使你的思想成为你的思考对象。语言使这种从主体到客体的活动得以实现”(靳希平 吴增宪 2004: 52)。

1.5 语言对话性是人类社会性的表现

人类的思想与人类的社会性存在密切联系。在肉身、感觉关系中,人需要以“你”(you)的存在为预设。即使纯粹思考,人也需要与“我”(I)对立的“你”。孤立存在的个人思想根本不能满足从思想中把表象分离成对象。洪堡特认为,思想过程至此尚未真正完成。只有当表象活动将思想想象为处于外在自身的思想对象中,也就是只有在一个他者,在一个与自己有同样表象活动、思想活动的实体中,思想过程的对象化过程才可能完成。不同主体思想能力之间交换互置过程,我与他之间的交互置换过程,就是“语言过程本身”(靳希平 吴增宪 2004: 51)。所以,体现为“我”、“你”的语言本身的二元性就是社会性。人的社会性依靠语言的对话性(dialogue)建立。一切言说都以搭话和回话为基础。一方面,语词“不是对象而是与对象相对立的主体性的东西”(靳希平 吴增宪 2004: 54)。另一方面,在精神活动中,语词“又的确是对象,是精神创造的对立体,他是能产生反影响的对象”(同上)。只有在交互性的对话中,通过对他者话语的诠释与回应,才能使语言的对象与梦中事物、虚假对象区别开来。洪堡特甚至认为,人只有通过对他者言说,才能得知自己的语词是否可以理解(Michael Boehlei 1973:

24 - 25)。

发生在主体之间的“对话性”(托多罗夫 2001: 258 - 277)是语言的基础,语言其他环节和概念都以此为基础而产生。

1.6 语言与世界观

洪堡特认为,思想不仅直接依赖一般语言,而且依赖个别的具体言语(Michael Boehlei 1973: 53 - 54)。于是,语言哲学便不仅是关于语言的哲学研究,哲学成了关于语言的哲学。语言便被置于哲学思考的中心。这里真理不再是语言之外的纯思想过程之中的存在,语言也不再只是对已经发现的真理的再现、表达的工具而已(靳希平 吴增宪 2004)。洪堡特指出,真理恰恰存在于语言中,并且通过语言揭示、显示自己。语言不仅仅是发现真理的工具,语言就是对过去未发现的东西的揭示。语言、言语是理解与言谈(logos)的统一。笛卡尔、培根的错误就在于将语言看成与思想对立的、纯粹的符号系统,因此导致一个无世界的主体,于是,世界的存在才成为须要证明的问题。洪堡特为了表达语言与思想的统一,提出了他著名的假设:有什么样的语言就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因为任何一个民族的世界观所用的词汇都是存在于这个民族文化长期发展中形成的语言体系之中。各个民族生活的每个时代的思想总是与那个时代的语言相一致。语言包含可能出现的世界观的组成成分和可能的组合形式。每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特殊的世界观。(洪堡特 1999: 25, 49)这就是哲学中著名的“语言决定论”(同上: 72)。

靳希平、吴增宪在承认这种观点包含一定真理性的同时,指出,不宜将这种观点绝对化(靳希平 吴增宪 2004: 56 - 57)。洪堡特本人就认为,由于语言决定世界观,这样世界观本身便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因为在洪堡特的理论里,语言是在交互式、对话式的过程中存在;既然语言决定世界观,世界观也只在一种交互对话的过程中存在,即不断变化中存在着了。它在不同的事件、场合、对话中不断发生变化。所以,语言决定世界观并不意味着,将思想还原为使用某种语言为工具的民族性,也不能够得出结论:通过一种语言和民族性,确定某种世界观。洪堡特从他自己的语言理论推出的结论是:没有一个民族有某种稳定的世界观;这也是由语言的交互对话式的性质决定的。洪堡特认为,人们只可能把真理看做外在的已存在的东西;人的整个精神活动就是围绕着这个真理而进行的奋斗:人们努力用最强有力的工具来接近

真理,不断测量与它之间的距离,人们在这个奋斗过程中团结统一为一个社会群体,并使语言具有决定性,这样语言才成为思想产生必不可少的第一条件,成为思想不断构成、更新的第一条件。

语言是以某种共同性为前提的。(洪堡特 1999: 45 - 46)只有当人们会说某种共同语言时,才会理解语词,知道、解读相应语词的意义,才能理解这种语言的各种具体表现形式。这种共性在每个变动着的个别世界观中都存在,不管这个世界观是私人的,还是语言群体的,情况都是如此。这里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语言变化引起世界观不断变。另一方面,语言外的在客观性使世界观相对稳定。两方面互相联系,缺一不可。从洪堡特思想的这两个方面审视其思想中的变化问题,就可以避免片面、极端的结论:每一种语言的世界观都以自己的特殊方式对自己提出问题,都以克服自己为前提;在语言中,通过语言寻追真理,无非就是不断比较和检验语言中表达出来的活生生的、不同的世界观的过程。

和康德相同,洪堡特也认为,人类可认识的任何东西都是经过人类加工过的。两者的不同在于,洪堡特强调,所有内容都出于各种不同言语的中间地区。它是独立于各种言语的地域。人类只有通过认识和感受,即通过主观的途径接近它,接近这种纯粹的客观区域。他把康德的自在之物(Ding an sich)语言化了。达到、接近出于各种言语之间可知的、可认识的东西,正是学习本族语言的目的所在、动机所在。

各种语言都在为自己编织着一张网,编织着一张围绕着本民族的网,一张富有弹性的变动之中的网,这个网就构成本民族的世界观。要想超出这个网的桎梏,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学习其他民族语言。其价值如下。一方面,可以跳出特定民族语言的狭窄圈子。另一方面,可以进入其他民族的语言圈。所以,学习异族语言(外语)的正确目的,是为了获得新世界观,开拓人生视野,为自己的世界观增加新的立场、内容。在所有语言中,概念和表象形式都是整个人类精神的一部分,所以学习外语不但扩大自己世界观的范围,而且使不同民族的人们相互接近。而且人们在学习外语的过程中,在各种语言“网格”中,在语言之境中接近真理整体,即接近那个总体的观念,实际上也是接近人性的整体,也就更接近“人性”。学习者会变得更加人性。人性在你身上体现得就更全面、更丰满。外语学习是陶冶个人素质的重要手段。

2 语言研究方法的革命:从描写到解释

2.1 洪堡特语言哲学思想批判

洪堡特的上述语言哲学思想可以归结为语言本质的多维度考察。它包括语言的产生、存在和发展。

语言是媒介现象、语言双重样态、语言与表象的分离过程、语言对话性是人类社会性的表现、语言与世界观

语言行为的外向性和内向性向我们昭示,前者凸现语言的产生与人对外在世界和对象化的人(他者)自身的认识。后者表明,语言的产生离不开人的意识行为,即离不开人将自己的认识结果进一步用来认识外在世界和他者。简单说,语言产生于人行为的外向性阶段和内向性阶段的不断循环过程中。

语言的存在方式至少有人的遗传,通过遗传实现跨代存在;主体之间的对话行为,其基本方式是言说。

语言的发展方式是语言与表象的分离过程。语言在精神的驱动下,从主体中分离出去,再回归言语;语言的进程是从精神走出去,然后回归精神的过程。在这一过程,起主导作用的绝不是镜像式的描写,而是解释,是人的解释循环。

至此,可以发现,语言不仅仅是交际工具,它是存在于自然界与人、交际行为主体之间的特殊在者(beings),这是“语言本体论”(刘艳茹 2007:20)得以成立的前提。此外,语言还是人的世界观,因此具有民族个体差异性。无论语言的产生、运作还是发展,都离不开人的精神(意识)行为。

2.2 解释理当成为语言研究的主要方法

解释取代描写成为语言研究主要方法的理据至少有二。

语言的复杂性决定,描写不可能彻底解决语言问题。语言研究是人的精神活动的一切,是民族精神的直接体现。难怪语言如此复杂。尽管一

代又一代的学者在上下求索,但对语言而言,“是”和“在”这一本体论课题依然没有解决。在解决这一课题的过程中,描写方法只能为语言研究工作开始之前的准备工作服务,比如搜集语言材料。要解决语言的“在”与“是”,只能运用解释法。

从一般研究工作进程来看,解释比描写重要。一项完整的研究工作一般包括立题,搜集材料,运用相关理论分析、解释相关现象。其中,不仅一、三两个阶段主要是解释方法在发挥作用,而且即便是搜集材料,也往往包含解释方法的运用,比如搜集材料时的取舍等。

当然,语言研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需要多种方法综合运用,包括描写、分析和解释等。但是,解释始终应该是最重要的,处于核心地位。

参考文献

- 洪堡特. 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靳希平 吴增宪. 十九世纪德国非主流哲学——现象学史前史札记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 李洪儒. 意见命题意向谓词与命题的搭配 [J]. 外语学刊, 2007(4).
- 刘艳茹. 索绪尔与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 [J]. 外语学刊, 2007(4).
- 吕俊. 翻译学: 解构与重建——论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对翻译学的建构性意义 [J]. 外语学刊, 2002(1).
-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托多罗夫. 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 [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1.
- Albert Leitzmann. *Wilhelm von Humboldts Werke* [C]. B. Behr's Verlag, 1904/1907.
- Migchael Boehlei. *Wihelm von Humboldt: Schriften zur Sprache* [C]. Stuttgart: Phiupp Reclam jun, 1973.

收稿日期: 2007 - 04 - 17

【责任编辑 李洪儒】